

千年名城 印象三衢

有朋自远方来

何绍英

甲辰年春,有朋自远方来。为尽地主之谊,吾欣然偕客游,赏神奇山水,品名城衢州。烂柯山上寻仙访道,天生石梁登高远眺,黑白棋盘博弈天下。客游兴甚浓,流连许久,意犹未尽,笑曰:“山中已一日矣,然则世上已逾千年哉?吾已登仙乎?”众人皆笑。

“若我生双翼,归来醉晚霞。折月桂,枕莲花,听千年神话……”一曲歌罢,客作飘飘欲飞状。

“噫吁嚱,危乎高哉!江郎之难,难于上青天!天梯石栈相钩连,黄鹤之飞尚不得过,猿猱欲度愁攀援。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。造化钟神秀,壮哉,此乃大自然鬼斧神工也!”仰望巍巍江郎三石,客由衷惊叹。

缘石梁溪行,至鹿鸣公园,所见桃红柳绿,海棠怒放,粉樱烂漫,溪流淙淙,白鹭翩跹,笠翁悠然垂钓于碧溪上。“美哉,此乃现实版之桃花源也!”客大喜,竟于缤纷花丛翩翩起舞,翩若惊鸿,宛若游龙。许久,不忍离去。

是夜,与客泛舟信安湖上,清风徐来,水光潋滟。两岸灯火璀璨,美轮美奂。湖中有“彩虹桥”,是为“网红桥”也,蜿蜒曲折,通身流光溢彩。

“长桥卧波,未云何龙?复道行空,不霁何虹?高低冥迷,不知西东。”客悠悠吟诵。

信安湖边有一间,名曰“信安阁”,飞檐翘角,古韵恢宏,乃风雅之地、文化地标,文人雅士常兴于此吟诗赋词作画,但闻阁中丝竹悠扬,琴音柔曼。客曰:“信安高阁临江渚,佩玉鸣鸾罢歌舞。吾为此阁颇有王勃《滕王阁序》之遗风,如何?”吾笑曰:“然也。”

行走在水亭街上,穿梭于古巷中,只见撑着油纸伞、手摇国风扇扇、着古装的佳丽们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;氤氲烟火气中,邵永丰麻饼、手工麻糍、烤饼等美食闪亮登场;贩夫走卒穿梭叫卖,民间杂耍引来阵阵喝彩。客曰:“此景颇有《清明上河图》之意境,你我皆穿越啦!”天王塔沉浸式漫游,在唯美灯光秀中感受古韵,徐徐展开之历史画卷,令人发千古之幽思。

有“城市会客厅”美誉之西区“大草原”,乃市民休闲娱乐极佳之地,亦有庆典盛会举办于此。客雀跃欢呼,于如茵草地上翻滚奔驰,不亦乐乎,其状宛若童心未泯之小儿。

“碧空如洗‘衢州蓝’,芳草萋萋如绿毯,清波荡漾溪流水,郁郁葱葱之青山,饱经沧桑老城墙,南宗孔庙和府山,信安湖边信安阁,石梁溪旁桃花源,古色古香水亭街,城市中心‘大草原’……胜景数不胜数,真乃物华天宝,人杰地灵之所在也!”游玩结束,客作总结报告慷慨陈词。

闻客此言,吾甚感荣幸,曰:“汝所言极是也,绿水青山之生态,孕育三衢大地沃野千里、物阜民丰;东南阙里之人文,形成历史文化名城独特之气质;千年儒风浩荡,濡养仁义礼智信之美德;四省通衢,交通便捷,为杭州‘后花园’乃至实名归;是‘五水共治’标兵,已九次勇夺‘大禹鼎’,乃省府授予衢州治水最高荣誉也……”

吾滔滔不绝,如数家珍;客频频颌首,啧啧称赞。送客返程。斑马线前,绿灯亮,司机犹驻车不前,客疑问。司机曰:“生命至上,斑马线礼让行人也。”

客竖大拇指点赞司机。司机莞尔,曰:“衢州有礼也。”

“南孔圣地·衢州有礼”城市LOGO熠熠生辉。“活力之城、有礼之城、美丽之城、仁爱之城”之内涵,尽囊括于南孔爷爷优雅作揖礼中。

临别,客不舍,曰:“吾且再来!”

“衢州欢迎您!”吾作揖应和。

作者简介

何绍英

衢州市工程技术学校语文高级教师,衢州市作家协会会员,多篇作品发表于学习强国、潮新闻、《衢州日报》等媒体。曾获2018年《衢州日报》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征文比赛三等奖、2019年《浙江教育报》纪念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征文比赛二等奖。



记忆之河

集邮

庄月江

2023年10月2日,癸卯八月十八日,晴。三点多起来,改、补《集外之余》信函函,并加入平平2006年的一封信电邮。弄好后即发给印刷厂小温。

又想到带几枚印章给骑塘桥(作者故乡)。找出王耀志刻并赠的文仙(作者妻子)与我的名章,以及他刻赠我的劳碌斋印与生肖虎印,还有1974年浙江少儿出版社编辑范成璋刻赠我的两头印“庄月江印”与“月江藏书”。

与范成璋认得也是缘分。那年,衢化总厂政工组介绍范成璋与萧新桥到铝厂采访我。1972年12月24期《工农兵画报》刊登了我的短篇小说《苹果树下》改编的11幅连环画。出这本刊物的浙江人民出版社派范成璋(江苏人,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)与萧新桥(天津人,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,从事古文研究)来采访。那时,周文仙携雨虹、雪虹刚迁到上祝不久,我家租住在上祝村大园溪边知识青年住过的“十间头”简陋小屋中,不到20平方米。

我当时是出铝工,长期上小夜班(午后4点到半夜12点),他俩上午由铝厂办公室人员带到我家(从厂部沿溪而行,不用十分钟)。他们好像是来了解“评法批儒”情况的。聊着聊着,对我说的“我看报纸上刊登《论语》章句供批判,倒是古文经典的大普及”这句话,他俩有同感。于是,就偏离主题瞎聊了。1952年至1958年我在杭州读了六年中学,住校,贪玩,喜读课外书,了解杭州风景名胜,于是他俩的“采访”变成了三个人的瞎聊。我留他俩在我家吃便饭。

范成璋的妻子(萧山人)也是农村户口,他与我惺惺相惜,后来刻了这枚“两头章”寄赠我,这是

我收到的第一枚朋友刻赠的印章。此后,我们一直互通书信。浙江少儿出版社出了新的连环画,他都寄来给我的两个孩子。有一年去杭州,我与妻子到浙江少儿出版社看他,他妻子还杀了只自家养的鸡招待我们。

范成璋喜欢集邮。我读小学五年级时就喜欢集邮,自己用硬纸板和玻璃纸做嵌邮票的小本子。家里杂物堆里有一些旧信,我就将信封上有孙中山像的中华民国邮票,以及盖着“代邮”小字的大清盘龙邮票揭下来(信封年代久远,邮票很好揭下),嵌在邮票本上两厘米宽的玻璃纸后面。

1952年,我考进杭州树范中学。同班有几个同学也喜欢集邮,而且学校大门斜对面有一家集邮店,店里有纪念邮票(盖销票)出售,顾客有纪念邮票还可以同店里交换。

那时候集邮,搜集的、买来的、与同学交换的,都是盖销票。集邮,在于“集”。“集”才有兴趣,乐在其中。不知为什么,渐渐地,集邮变成了“买邮”,也许是邮政总局发现了其中的商机。大概是在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某一年,邮局印制“年册”销售,居然门庭若市。到后来,还须“预订”,即今年订明年的,先付钱。渐渐地,很少有人用纪念邮票寄信了,贴在信封上的全是普票,几乎看不见纪念邮票了。这也算中国特色吧。

1958年12月14日离开海宁斜桥到衢化工作后,我读书时的这两本自制邮册,一直放在老家楼上西房的三斗桌抽屉里,几年后不见了。那几年,父亲在合作商店鸟船球的“下伸店”工作,每天早出晚归;母亲患精神病,几乎整天站在元吉弄口,家里“门虽设

而常开”……后来有人相告,我的十多只蟋蟀盆,以及楼上抽屉里的邮票册,都是西市梢一个“寄亲”(父亲曾经的同事,互相认亲,“干亲”之类)的儿子拿走的。这是我的第一次集邮。

第二次集邮,集得也是从信封上揭下来的盖销票。其实也无所谓“集”,搜集起来放在一起罢了,大约好几枚,后来都寄给了爱集邮的范成璋了。

第三次集邮,雪虹读小学高年级后喜欢旧邮票,零零星星搜集了一些。1979年我调入衢化宣传部后,老友沈友润、刘德威,以及沈尔坤等都喜欢集邮。上世纪80年代初,衢化还成立了集邮协会。那时候,有些纪念邮票的小型张,一般人舍不得买。1984年冬,《衢化报》采编人员到金华参加职称考试期间,参加工作不久的梁锋花32元买了一张四方联猴票,大家都不理解。

买整本的年册,我是从1985年调到《衢州报》才开始的。报社租在天宁巷民居。天宁巷接南街,对面就是邮局。邮局的吴斌、段小红是报纸的通讯员,鼓动我买年册,说集邮不用花心思,他们可帮我购买。这便是我购邮册的开始。

随着年岁的增加,老了,什么都觉得无所谓了。与妻子商量,去年开始不再预订邮册了,本来每年订两册。上半年清理一下,将一份完整的,共有几十本,给了雪虹。雨虹自己买了好多年,让她补缺。如是,剩下三十多册,给桂芬十册,另三个表弟与两个表妹各二册,云江一册。还多十余册,偶送友人,送出八册。

十一二岁开始的集邮,终于在86岁时愉快地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



橘颂

刊头题字:王蒙

画家简介

徐宜超

自幼研习绘画,作品散见于《美术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文艺报》等报刊,出版个人画集及入编大型画册多部。

凡人之间

母亲没有出过远门

张君燕

可能在那个年代的乡下,默认女人是应该在家相夫教子的;也可能因为母亲柔弱、温顺,家里那一方宁静的天地更让她感觉舒适,总之,母亲从来没有出过远门。

这是年逾花甲的母亲亲口告诉我们的。说这句话的时候,她脸上带着一丝羞赧,似乎为自己的“头发长,见识短”感到不好意思。一向喜欢打趣的父亲此时却很认真,他说:“不许笑话你妈,别看你看你妈没出过远门,她懂得的东西一点都不少。”话是对我们子女说的,眼睛却看向母亲,眼神中流露出少有的柔软和温情。

父亲木讷、粗糙,还有一点大男子主义。婚后,父亲让母亲安心地在家做饭带孩子,养家的任务就交给他了。听起来似乎很轻松,但母亲需要干的活一点都不少,甚至比父亲更需要操心。父亲只需要一门心思干活就行了,家中里里外外都需要母亲操持,

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。但如果要问母亲到底做了什么,又是不出有什么大事的,洗衣服、做饭、带孩子、打理屋里屋外……一晃几十年,母亲就在这些琐碎事情中消耗掉了最美好的年华。

其实,母亲有过一次出远门的机会。母亲从小跟外婆学了一手好针线活,做出来的衣服裁剪合身,做工精细。有一次,打工的表姑回来,他们那里新开了一家服装厂,正在招会裁缝的女工。工资按月结,像母亲这样不需要培训的熟练工,一个月能挣好几百呢!在当时,一个月几百块钱绝对算是高工资了。父亲辛苦干一个月,才挣两三百块钱。

母亲心动了,想要跟着表姑去。表姑便带着母亲去办理各种手续,母亲走了半天,家里乱了套。我和弟弟不停地打架,最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饿了,我们两个都哭闹不止,关在笼子里的鸡也跑了出来,满院子飞。原本井

井有条的家,一下子鸡飞狗跳。原来,只有母亲不在的时候,才知道她平时做了多少事情。

母亲准备出发的前一晚,原本没有反对的父亲突然反悔了。他对母亲说:“你走了,孩子们怎么办?我……我怎么办?”母亲当时没有说话,但第二天一早,母亲又在院前院后忙活开了,像以往每一个平常的日子一样。得知母亲不走的消息的那一刻,我的心里好像有一块石头重重地落了地,重新恢复了踏实和安宁。我想,父亲也是一样的。他甚至开始帮母亲做家务了呢。

前段时间,弟弟给父母报了一个老年旅游团,让他们去旅游。他说父母操劳了大半辈子,趁着腿脚还利索,要让他们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出发时,父亲紧紧攥着母亲的手,一遍遍地说:“你没有出过远门,一定要跟好我,别走丢了。”母亲点点头,笑了。

文坛走笔

承续中国诗歌

“诗言志”
的伟大传统

丁以绣

今天(11月9日),在5000米的高度、在祖国的雪域高原圣地拉萨举行《从0-5000米》新书发布会,而不是在0米举行发布会,具有特别的意义。

作者余风和我,都是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的朋友,我们是在副刊活动中认识的。报纸副刊人是一群情感丰富、喜爱文学、热爱生活的报人。后来知道,他长期从事诗歌创作。他这本新作出版后,《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》刊发了消息,我也因此有机会索读这本诗集。

首先是书名诗意充沛,5000米的落差、5000米构成的巨大空间,给诗人巨大的抒发情感、编织文字的广阔天地,也给读者巨大想象的空间,一种无比的期待、诱惑——诗人要给我们吟唱一首怎样的浪漫情歌?

打开诗作,我们在“山河篇”中看到九月的雪域、摇曳的青稞、飘零的格桑花、浪漫的飞鸟……诗人对祖国的无限热爱,描绘无与伦比的奇美风光;我们在“风土篇”中听到仓央嘉措的呼唤,诗人循声漫步在西藏独特的风土人情之中,寻觅着西藏鲜为人知的一面;我们在“援藏篇”中感受到援藏干部真挚的情感,从内心的彷徨、思想的挣扎,再到精神境界的跃升;在“家园篇”中,我们体会到诗人对自然的尊重与敬畏,诗意的精神,凝结成无言的启迪。

祖国的雪域高原为诗人提供了奉献与创作的沃土,净化了心灵,涤荡了灵魂,诗人用深刻的语言,坚守“诗言志”的诗歌传统,援藏题材因亲历而更具真实的触感和厚重的质地。诗人站在世界之巅迸发出的高远意境,歌颂了民族团结的大美图景,谱写了援藏干部无怨无悔的共同心声。从0米到5000米的地方,我们发现,援藏工作是“国之大事”,站在世界屋脊,他们就是高峰。

2019年7月,第29届全国书博会在西安举办,我们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举办的红沙发活动访谈了谢冕先生,他畅谈中国新诗百年间的发展。在提问环节,我请教了先生一个问题:未来中国新诗发展方向是什么?谢冕先生沉吟片刻,答道:诗言志!他说,中国诗歌有一个优秀传统,没有割裂,就是言志。中国诗歌的伟大传统,在新诗中得到延伸和发展,今后中国新诗将沿着中国诗歌的伟大传统继续走下去。

我们看到,余风的诗作,承续了中国诗歌的伟大传统,是盛开在国家富强征程中的一朵艺术之花,吟唱着脱贫攻坚之志、民族振兴之志、和谐发展之志、山河壮美之志。愿这份吟唱让更多的人听见。

2013年,东海之滨送别了余风,他“把血液打开,让高原最偏远的山脉走进故乡”,在雪域高原书写了人生的一段不朽诗篇。每一场送别都有可能铸就不凡的永恒。再读余风诗,激起诗兴,我作一首《送别》,以此向余风战斗在雪域的岁月致敬:

送别

黄昏送别了夕阳
骄阳送别了清晨
盛夏送别了春风
冬雪送别了残秋
英俊少年送别了蹒跚幼童
少女送别了相思的少年
深沉睿智送别了懵懂无知
无知送别了无悔暮年
时间只有一个前进方向
人生百年有多少快乐伤心时光
当夜色降临
当白雪覆盖大地茫茫一片
无悔的青春铸就
送别的旋律会慢慢升起
在无垠旷野回响,回响

(作者丁以绣,系中国宣传部传媒监管局原副局长,现任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编委会主任、《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》总编辑)

诗露花语

松子的一生

来庆辉

一颗藏在松果中的种子
被风播落,我刚想捡起
它已开始奔跑,用风声与我道别

我看见它跌跌撞撞
躲避着鸟喙的啄食,草根的拦阻
向着不可掌握的山谷,加速

终究一块巨石挡住了前路
沉默的山风,吹拂不动种子的向往
还有很远的地方,它无法前去

索性就扎根,长成一棵树
一岁岁地拔高,一寸寸地远眺
结更多的籽,在山中跑出一条路

文坛风景

第六届“施耐庵奖”颁奖
《金色河流》《烟霞里》等获奖

近日,第六届施耐庵长篇叙事文学奖颁奖典礼在江苏兴化举行。鲁敏的《金色河流》、魏微的《烟霞里》、李宏伟的《信天翁要发芽》、郭宝平的《范仲淹》、林棹的《潮汐图》等5部作品获奖。兴化作家顾维萍的《大河之上》获特别奖。

活动现场,中国作协副主席、江苏省作协主席、本届施耐庵长篇叙事文学奖评审委员会主任毕飞宇,对本届获奖作品一一进行点评。他表示,本届获奖的作品聚焦社会现实、关注时代进程,从历史、社会、人性等多个角度展现社会变迁和人文精神。

施耐庵长篇叙事文学奖于2011年设立,旨在鼓励当代汉语长篇叙事艺术的深度探索与发展,推动汉语长篇叙事创新与繁荣,进一步提升汉语长篇叙事作品的影响力。据中国作协网